

DANGDAI YUYAN RENZHI
LILUN YU YINGYONG YANJIU

当代语言认知 理论与应用研究

刘国辉 许宁云 周 频 主编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语言认知理论与应用研究 / 刘国辉, 许宁云,
周频主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5486 - 0375 - 7

I. ①当… II. ①刘… ②许… ③周… III. ①认知科
学—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9095 号

当代语言认知理论与应用研究



主 编——刘国辉 许宁云 周 频

责任编辑——许钧伟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11.625

字 数——31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6 - 0375 - 7/H · 29

定 价——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言

2012年4月29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熊门弟子(博士/博士后)欢聚一堂,共庆先生60华诞。60年风雨的锤炼,60年丰富的阅历。今天是收获的季节,是先生60岁大寿之日,值得大庆特庆,因为这是人生一个辉煌的里程碑,俗话说得好,“六十花甲方少年,再来六十又何妨”,60个春秋见证了桃李满园的成就,60载日月星辰诠释了先生的为人真诚与宽厚。记得几年前在苏州开会,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师生几人在茶馆里相聚,品茶聊天,侃侃而言,有弟子就提到给先生祝寿的想法,以后在其他场合也有多人屡次提及此事,但是先生是个非常低调的人,尽量不麻烦学生。有一次先生出差回来去复旦财务处报销差旅费,财务处的工作人员对先生说,您这么德高望重的教授怎么自己来跑,叫学生来啊!别的教授都是叫学生来做这些琐事的。先生说,学生的任务是学习,不是当教授的跑腿,现在我还跑得动,因此自己的事情应该由自己来跑,先生是绝对不会叫学生做与学业毫不相干的事的。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不知不觉地,先生的两鬓已经由灰转白,进入花甲之年。先生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他的学术多产有目共睹。有一次我们问他是如何发表这么多论文的,他诙谐地一笑,说是“宅”出来的。先生第一次向一家核心杂志投稿,该杂志社的编辑问:此前发过文章吗?先生答:没有。编辑问:没发表过文章还投稿?先生答:那处女作怎么办?先生边说边模仿,简直比周立波还要周立波,把我们学生一个个笑得前俯后仰,半天才缓过来。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先生通过严格的考试进入了硕士

学习研究阶段,那时没有要求研究生发表论文,但是先生已经在考虑发表学术论文了,他的硕士论文内容分别发表在核心杂志和国际语言学研讨会论文集上。先生的研究个性可能在读硕士期间已经养成。听说先生的导师是传统英语语法学家,厌恶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但是先生却偏偏在钻研过程中喜欢上了生成语言学,并且用生成语言学理论写出了有关否定转移的硕士学位论文,还得到了答辩教授们与导师本人的赞扬。先生迄今已经发表了林林总总两百多篇文章,出版了十五种著作,除了文学评论以外似乎什么都有。由于他的硕士导师的专项是英语传统语法,因此先生初始阶段发表过有关英语被动进行体、英语情态动词的完成体、虚拟语态等方面的思考性文章,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发表了一些论文,比如用功能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来比较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英语词典等。1991年回国后,在语篇的功能结构、知识组织、信息布局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语篇语用学研究的论文,提出了字面意义、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核实序列的“单向语境推导模型”,并且对会话含义的类型、言语与言外之意之间的规约、语境的性质、言语的伴随意义、推理的界定等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最近几年,先生在认知句法学方面做得较多,比如论证原型性较低的复合结构表达中动词与结构互动产生 $1+1\neq 2$ 的增效情况,用句法语用理论来解读“逛他几天北京城”等现象,从拓扑学的角度来分析汉语“吃+NP”构式的核心、拓展、语用语义范畴。先生的代表作举例:(1) First person zero anaphor as a cognitive unit in Chinese, WORD, vol 49, No 3, Dec. 1998, 383–403。本文参考作者自建的语料库,对比研究英语的 he/she/it 和汉语的零回指词的分布情况,认为汉语的零回指词在自谦语篇中是个表达谦虚意识的无语音单位。传统的语义约束、话题保持、认知加工经济学等理论都无法解释这种不寻常的话语现象,因此先生提出了认知语境可及性原则来阐述和解释类似话语现象,该原则包括句法、语义、语用、社会心理等表征运作机制,对实际话语有着更强

的解释力度。(2) A cultural-pragmatic account of the “CHI + NP” expressions in Chinese,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9 – 2, 2012, 225 – 243。汉语的“吃”比英语的“eat”更具使用灵活性,本文对这种现象在核心义、拓展义、语用义三个平面上进行定点探讨,重点研究由拓展义衍生出来的语用义。先生认为,传统的隐喻、转喻、语义角色转换、构式等理论都不能充分解释“吃+NP”的使用灵活性和抽象性,“吃+NP”构式的语义拓展按(核心义→依赖义→语用义)的路径进行,依赖义是文化语用的积淀,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对其的过度依赖在“吃”的用法上留下了烙印并将其放纵之,从而使得“吃”在理论上可以与任何名词组合,不受动宾制约条件的限制。异常或低原型性的“吃+NP”组合在基本范畴平面上得到允准,其语义解读可以通过语境投射获取。

还听说先生成功安装了第一台矿石收音机时才 11 岁,买的是处理品耳机、单连、矿石,自绕线圈,接上天线,首次用自己安装的简易收音机接收无线电台的快乐与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除了不断提高安装晶体管收音机的档次外,还义务为邻里服务,以此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先生在设备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成功安装的最后一台是八管二波机,若不是“文革”上山下乡,他是还会沿着那条路发展下去的。插队落户的磨难是难以想象的,吃过那种苦,还有什么苦不能吃呢?要知道,先生下乡时还不满 17 岁。

先生广泛的兴趣爱好也体现在他的学术追求中,他调侃而谦逊地把自己定义成 Jack of all trades,但我们认为他绝对不是 expert in none。先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经把研究焦点调向话语分析,获得博士学位后,又以此作为参照点,向符号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领域进军。先生常说,不同的领域之间并无鸿沟,甚至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也并非水火不相容,它们是互补的,是分工不同、各司其职。尽管先生的绝大多数学术作品都应该属于功能语言学范畴,但是他的处女作却是在形

式语言学的范畴内成就的，先生后来不再靠含无语义内容的树形图来解决句法问题了，他更多地研究句法难点的功能语用解释，从不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是总有个人独特的见解和形象的思考问题方式。有一次先生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评审专家之一不同意先生的观点，因此主编对先生说只有按评审的意见修改后才能考虑发表。然而先生对自己的研究胸有成竹，回信说文可以不发，但观点无法改变，最后文章还是发表了。

先生是我们共同的恩师。我们想如果给每位弟子一个表达的机会，每个人都会说“熊老师，我爱您”，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那就是“一万元”。先生是上海人，面对天蓝水碧之东海，得海派之灵气而成长，既有上海人精明的智慧，更有大海宽广之胸怀。先生以其超凡之学识，执著于事业、淡泊名利、正直无私、乐于助人之风范，感染着周围所有的人。正是这样，深受弟子和学术界的爱戴和尊敬。先生作为一名学者，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钻研问题，锲而不舍，著作等身。其中一些大作或观点被大量转载或摘编、引用，颇有分量，影响甚大。先生不仅是我们学术上博大的导师，更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位益友。我们不仅可以跟他学到如何通往语言研究的殿堂，更能从他身上学到求知、问学的能力和做人做事之原则，还能从他身上学到矢志不渝、踏踏实实做学问之精神。先生思维敏捷、逻辑严密、从容大气，其理念和涵养、眼界和心胸、气质与力量都是弟子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最后，让我们向先生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与崇高的敬意，祝先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先生与师母甜蜜永远，岁月常新！60岁是人生辉煌阶段的开始，是一个从容的年龄，是一个崭新的阶段。愿先生把60岁当做人生的新起点，享受人生，享受生活！

编者

2012年6月

目 录

序言	1
汉语中存在中动结构	
——与严辰松(2011)商榷	付 岩 1
双宾组句机制研究	韩 丹 17
刍议汉语“让/教/给”句中的使动义和被动义杂糅	
现象	何 玲 37
对话文体：感知与解读	侯 涛 55
准则构建与意义识解：基于单语语文词典的应用	
调查	胡文飞 67
人体词语词义转喻性研究	黄碧蓉 80
副名结构转喻操作的语义压制动因*	黄 洁 94
“V+一下”的认知解读	李勇忠 106
概念隐喻与战争话语研究现状	梁晓波 桔 玲 116
乔氏形式语言学成“活靶子”，孰之“过”？	刘国辉 138
现代汉语“自己”长距离回指阻断研究	
——句法语义界面视角	刘悦明 152
动态认知视阈下的英语使动构式义	陆国君 164
英汉结果构式 R _{AP} 制约的语料库与类型学研究	
.....	罗思明 王文斌 洪 明 175

2 当代语言认知理论与应用研究

翻译过程的认知研究

——莎伦·奥布莱恩《翻译的认知探索》介绍	彭建武	190
基于概念整合的批评隐喻分析	孙亚	198
现代汉语“心”隐喻义群网络的中国古典哲学疏解	孙毅	211
语言与涉身认知关系研究的新进展	谭业升	227
基于语料库的常规隐喻概念投射路径对比与翻译处理		

研究	唐树华 孙序 陈玉梅	240
优选论视角下的“吃+N”结构研究	王馥芳 张云秋	253
认知突显与隐喻相似性	王文斌 熊学亮	270
存在句生成的整体论	王志军	288
间接回指语的构式分析	许宁云	299
对“被XX”的主谓短语宾语句非常规被动化解读	杨子	313
英汉动结式的共性与个性	赵琪	326
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语言科学研究方法学探索	周频	342

汉语中存在中动结构

——与严辰松(2011)商榷

复旦大学 付 岩

提 要: 严辰松(2011)认为汉语中没有中动结构。我们将其证据一一剖析,发现汉语“NP+V 起来+AP”结构的一部分就是汉语中动结构。汉语中动结构在意义和对其成分的限制上和英语中动结构是基本一致的。关于汉语中没有中动结构的说法是将“NP+V 起来+AP”结构看成一个同质结构的结果,也是过分关注表面形式、缺乏对功能和意义的关注的结果。汉语中有中动结构,但是由于汉语本身和英语属于不同的语系,其表现形式和英语中动结构稍有差异,然而,这些表面上的差异不足以否定汉语中动结构和英语中动结构是同类构式。

关键词: “NP+V 起来+AP”结构,汉语中动结构,意义,构成成分

1. 引言

汉语中是否存在中动结构(middle construction)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很多学者把汉语中“起来”句的一部分看成汉语中动结构(Sung 1994, Ji 1995, 曹宏 2004、2005, 何文忠 2005、2007, 余光武、司

惠文 2008),即汉语中动结构的形式为“NP + V 起来 + AP”。其中, NP 不能是动词所表达动作的施事(agent),V 一般是具有完成意义(perfective)的动作动词,AP 是不可缺少的成分。此外,这个结构还有一个隐含的施事。而严辰松(2011)认为:汉语中存在中动结构的观点是比附英语和其他西日耳曼语等中动结构的结果,因此汉语中实际上不存在中动结构。下文我们一一剖析其理由。

2. 英语中动结构与汉语“起来”句的意义问题

严文指出,英语中动结构总是表达事物的易发性、便捷性和适意性,一般具有正面意义。而汉语“起来”句既表达正面意义,也表达负面意义;除了评价事物的易发性、便捷性之外,有些“起来”句还表达了其他的评价意义。另外,“起来”句中出现“听起来”、“看起来”、“闻起来”、“说起来”等的句子占很大比重,英语中动句没有类似表述。下面我们逐个分析这些观点。

首先,严文认为,英语中动句总是表达事物的易发性、便捷性和适意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英语中动句也可以表达各种评价意义。Davidse & Heyvaert(2007)就将英语中动结构分为六个类型。

第一类称为“过程中动结构”(process-oriented middle)。其中,谓语动词不带宾语或者附加语(adjunct),这种类型只是表述主语能否促进动作的实施。如:

- (1) I think we are out of gas, but the car drives! (Fellbaum 1986)
- (2) Faroese cops never bribe. (Rosta 2008)
- (3) ... Jackie's picture no longer sells ... (何文忠、王克非 2009)

第二类是“难易中动结构”(facility-oriented middle)。它关注的是主语^①的属性能否促使动作执行得很容易或者很困难。如:

^① 本文中,为了简便起见,“主语”也表示其所指,即“主语所表达的实体”。

- (4) The glass breaks *easily*. (Seki 2010)
- (5) The window opened *only with great difficulty*. (Davidse & Heyvaert 2007)

第三类可以称为“性质中动结构”(quality-oriented middle)。它描述动作过程(process)执行的性质,是对主语特性的性质判断。如:

- (6) That is easily done because the car handles *superbly*. (Davidse & Heyvaert 2007)

- (7) The new Saramago sells *like water in a desert*. (Li 2011)

第四类是“时间中动结构”(time-oriented middle)。它通过指出主语如何影响实现某动作过程所花的时间来评价主语的属性。其附加语一般表示时间或者速度。如:

- (8) After the heavy rain the pitch bowls *almost too fast*. (南世锋 2010)

- (9) The robot assembles *in five seconds*. (何文忠 2007)

第五类称为“处所中动结构”(location-oriented middle)。它主要说明主语的典型处所。如:

- (10) [about a children's coat:] Outer flap wraps *around little hands* and secures with Velcro. (Davidse & Heyvaert 2007)

第六类称为“结果中动结构”(result-oriented middle)。它说明动作作用于主语时所产生的结果。如:

- (11) I do not photograph well. (Han & Xue 2011)

由此可见,英语中动结构可以表达各种评价意义,“易发性”、“便捷性”和“适宜性”只是它的一个类型(类型二)。另外,英语中动结构和汉语“起来”句一样,不一定表示正面意义,如(2)、(3)、(5)等表示的是负面意义,(10)所表达的意义没有正负面之分。

其次,严文认为汉语中动结构中含有感官动词(看、听等)或言说动词(说、想等)的句子居多。因为含有这类动词(V感、言)的“起来”句在语义和句法结构上都不同于含有动作动词的“起来”

句,例如:动词短语“V 感、言起来”可以从句中删除,可以移至句首 NP 的左边,在句中的成分类似于“插入语”,另外,“V 感、言”本身的意义也已经虚化,多表示判断或者推测的意义^①。所以,含有感官动词或言说动词的句子不是汉语中动句^②,它类似于英语系动词句。试比较:

- (12) a. 这个提法在当前的条件下听起来也许很不顺耳……
b. This proposal may *sound unpleasant*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

另外,严文还指出,英语中动结构不描述具体的人或者事件,而大量的“起来”句表达具体的事件。其例如下:

- (13) 这次地震损失惨重,恢复起来很困难。
(14) 追索欠款 3 000 元的任务并不算重,但这位老会计执行起来却颇多周折。
(15) 陪好朋友来买羊绒衫的张小姐似乎是这方面的专家,挑选起来对色泽、手感、柔软度等说得头头是道……

仔细观察(13)、(14)、(15)可以发现,它们都不是中动句。(13)没有隐含施事,是作格结构(ergative construction);(14)中的施事没有隐含,是话题句^③;(15)的主语是施事,也不是中动句。另外,英语中也的确存在不少表述具体事件的中动句。例如:

- (16) a. Her latest novel is *selling like hotcakes*.
b. The steak you bought yesterday *cut like butter*.
c. This tripod *used to extend easily* (now it jams).
(Fellbaum 1986)

因此,在意义方面,英语中动结构和汉语“起来”句中属于中动结构的那部分没有本质的区别。

① 详见刘楚群(2005)。

② 何文忠(2007)也持类似观点,不同意曹宏(2004)将含有感官动词、言说动词的句子当成中动句。

③ 关于汉语中的话题句,详见刘道英(2001)、石毓智(2010)。

3. 中动语态和中动结构

严文认为,所谓“中动”是相对于“主动”和“被动”而言。很明显,严文把中动结构看成了中动语态。

必须说明的是,中动语态和我们所说的中动结构并不是一回事。语态表达的是参与者(participant)与过程(process)的关系(Halliday 1985)。传统意义上的中动语态指的是像希腊语这样的印欧语言里动词的一个屈折范畴(inflectional category),表示某一行为与行为主体(主语)具有密切的关系;或行为涉及主语本身,或行为因主语而发(戚雨村等 1993);中动语态也可以指主语的身体动作或者精神活动(Fagan 1992)。而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如果某个过程只与一个参与者有关,不涉及其他参与者,那么表示这个过程的小句就处于中动语态。例如:

(17) The glass broke.

(18) The baby stood up. (胡壮麟等 2005)

从意义和形式上看,(17)和(18)都不是中动结构,分别属于非宾格结构(unaccusatives)^①和非作格结构(unergatives)(王建伟 2007)。也就是说,中动语态和我们所说的中动结构不是同一个事物。中动结构作为一个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②,它强调的是主语的属性,是对主语的性质作出评价(杨佑文 2011)。

4. 关于“起来”的意义

严文认为,汉语中带“起来”的受事主语句不是英语中动句的对

^① Keyser & Roeper (1984)称这类结构为作格结构(ergatives)。

^② 关于中动结构的形式和意义特点,详见 Keyser & Roeper (1984), Fagan (1988、1992), 何文忠(2005、2007)。

应句式,其理由是“起来”不是专门用来表达中动意义的。

首先要说明的是,由于汉语的独有特点,其词汇大多具有多义性,“起来”的意义尤其丰富,而且它正经历着一个由实到虚的语法化过程(李琳 2005,葛旭媚 2010)。一般认为,“起来”有以下五种意义和用法(宋玉柱 1981):

第一,“起来 1”直接作谓语,表示类似“由躺而坐、由坐而立”的动作。如:

(19) 一头栽在地上,永不起来。(老舍《骆驼祥子》)

第二,“起来 2”用在谓语动词后面作补语,其意义也是具体的,即表示由下而上的动作。“起来 2”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趋向动词”。例如:

(20) 他把骆驼拉了起来。(《骆驼祥子》)

第三,“起来 3”用在谓语后面,表示动作或性状开始发生并将持续下去,其谓语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形容词,这种用法通常称为“状态义”(刘月华 1998)或“起始义”(Sung 1994)。如:

(21) 大家全哈哈地笑起来。

(22) 想到骆驼与洋车的关系,他的精神壮了起来。(《骆驼祥子》)

第四,“起来 4”用在谓语动词后面,表示动作有了结果、达到某种目的,这就是刘月华(1998)所说的“结果义”。请看:

(23) 他忽然想起来,今年是二十二岁。(《骆驼祥子》)

(24) 他要把自己“拯救”起来……(《曹禺选集》)

第五,“起来 5”用在动词后面,表示“当……的时候”,具有假设义。例如:

(25) 她走起来一步三扭,活像一条蛇。(黎汝清《海岛女民兵》)

(26) 难怪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十月》)

中动的“起来”属于“起来 5”,它可以赋予动词非事件性和状态性的意义,不同于其他的“起来”,因此,Sung(1994)称之为“中动语素”(middle morpheme)。尽管“起来”的用法多种多样,但是这些用法可以清晰地归纳。也就是说,“起来”的多义性不影响它可以作为中动

标志的身份。相反,“起来”可以表达假设义,这就使它具有了作为中动标记的先天优势。

“起来”的确不是专门用来表达中动意义的。但是,综观世界各种语言,几乎没有一种语言有一个专门表达中动意义的词素。中动语义总是寄生在已有的结构中(Lekakou 2002、2004)。例如,英语的“NP+VP+Adv”结构也不是专门表达中动语义的,大部分符合这个结构的句子不是中动句。法语的中动结构是用自反代词“se”来标记的,而“se”本身也不是专门表达中动意义的,它也有不同的用法。

首先,它可以表示自反意义,如:

(27) Il s'inscrit à un cours de français ...

他选了一门法语课。

其次,“se”可以表示相互意义,例如:

(28) Marie et Anne se racontent des histoires tous les jours.

玛丽和安每天都给彼此讲故事。

第三,“se”可以表示中动意义,如:

(29) Cette grande tour se voit de très loin. ^①

那座高塔,从很远就能看见。

综上所述,“起来”就像法语中的“se”一样(德语中的“sich”、意大利语中的“si”也是如此),可以用来标记中动结构,但也不只是用来标记中动结构。

5. “起来”句构成成分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5.1 主语 NP

严文指出,和英语中动结构有所不同的是,汉语“起来”句的 NP

^① 一般认为,法语中动的能产性高,如“voir”可以用在中动结构中,而英语的“see”和汉语的“看见”都不能进入中动结构。

不仅可以带有各种定语,而且有可能是动词性的;另外,汉语“起来”句的 NP 有时是可以隐含或者省略的,如(30)、(31);第三,英语中动结构不能以施事为主语,而汉语存在大量主语是施事的“起来”句,如(30)。试观察:

(30) 它有一双异乎寻常的长腿,因而奔走起来可能速度奇快。

(31) 各国意见不同,协调起来相当困难。

首先,汉语中动结构的主语的确可以是动词性的结构,这是因为,汉语允许动词作主语。即使是动词性成分作主语,它也是指称性的,不是陈述性的,提问时用“什么”,而不用“怎样”。^①因此,我们认为动词性成分作主语不能造成汉语“起来”句和英语中动结构的差异,它们在功能上具有一致性,选择什么样的成分作主语是不同语言的不同要求。其次,英语和汉语一样,其中动结构也可以带各种定语。例如:

(32) This 567-page report of the countdown to the day of disaster reads like a thriller. (TIME)

另外,主语是否可以省略或隐含也是不同语言的要求,汉语经常省略或隐含主语,这并不是说汉语的主语难以确定。即使隐含或省略主语,在语境中也不难确定句子的主语,如(31)的主语是“意见”,而不是“各国”。^②同汉语一样,英语中动句有时也会省略主语。请看下例:

(33) The car has undergone several overhauls, but still drives easily.

(34) She is a beauty in many people's eyes, but doesn't photograph well. (纪小凌 2006)

英语中动结构不能以施事为主语,而汉语中以施事为主语的“起来”句也不是中动结构(如例(30))。而且,英语中也存在以施事为主

^① 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曹宏(2004)。

^② 严文认为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模糊的,但是笔者拿这个句子问了 14 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人(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他们一致认为此句主语是“意见”,不是“各国”。

语的“NP+VP+Adv”形式。例如：

- (35) a. Happy children learn well.
- b. I don't panic easily. (Massam 1992)

严文还指出，汉语中可以作中动主语的语义角色比英语多。我们认为这是由汉语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典型中动结构的主语一般是动词的逻辑宾语，而汉语可以作宾语的成分是多种多样的，正如严文所指出的那样，工具、处所、材料等在汉语中可以直接作动词的宾语。因此，它们也可以直接作中动结构的主语。

5.2 AP

严文认为，“起来”句和英语中动结构的另一个差别就是 AP(修饰语)的复杂性。英语中动结构的修饰语一般是单一的副词或介词词组，而“起来”句动词后的修饰语不仅可以是副词，还可以是其他形式，如动词短语、小句等。如：

- (36) 小立法实施起来作用大。
- (37) 典型的技术型打起来颇有节奏。(严辰松 2011)

例(36)、(37)中的 AP 虽然不是形容词性形式，但是其功能和形容词是一致的，都可以在不改变句子合法性的前提下换成形容词。“起来”句之所以允许这些形式作修饰语是由汉语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汉语中可以作状语的成分除了形容词、副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形式，如介词短语、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其他惯用语等(石毓智 2010)。因此，AP 的多样性并不能将“起来”句排除在中动范畴之外。虽然 AP 的形式多样，它的功能却是和英语中动结构的副词性修饰一致的，即作状语，修饰谓语动词。

另外，严文认为，除了形式复杂之外，AP 的语义指向也相当复杂，它还可以指向隐含的施事。例如：

- (38) 地是熟地，开起来不那么费力。
- (39) 内容是家乡地理、物产、人文景观等的介绍，读起来倍感